

唐人

一个 万能情报员 的经历

YIGE WANNENGQINGBAOYUAN
DE JINGLI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一个 万能情报员 的经历

唐 人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一个万能情报员的经历

唐人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190,000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8,700

书号: 10151·858

定价: 1.3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描写一个流落在澳门的青年程坤，被美蒋特务拐骗到台湾特务机构进行训练。他虽然被训练成一名合格的万能情报员，但是他的心却始终想念女友阿芬和在广州的妈妈。阿芬的被害，更激起了程坤的满腔怒火，他潜伏大陆后，终于在党的政策、母爱和社会主义现实面前，受到感召，投向祖国，投向母亲，协助公安人员，一举歼灭了来犯敌人。

该书文字委婉，感情真挚，故事真切、动人。

出版说明

本书为严庆澍先生（《金陵春梦》作者）六十年代初期的著作，曾以《关闸》为书名、陶奔为笔名在香港报纸上连载。此次，经征得唐人家属同意，更名为《一个万能情报员的经历》，并用唐人笔名出版。

编者

年前从千里迢迢的地方，来到珠江西南口外这个半岛上，强烈地感到一道关闸划分着两个世界。

我游遍了澳门的普济禅院、妈祖阁、大三巴牌坊、洋船石、隐居洞、莲峰庙、东望洋塔、白鸽巢、松山、东西望洋山和西湾南湾……诵读着张玉堂的石刻诗：

“何须仙岛觅蓬莱，海觉天然古刹开；奇石欲浮濠镜去，慈云常拥虹帆来。莲花涌座承甘露，榕树盘崖荫玉台；谁向名山留妙笔？淋漓泼墨破苍苔。”——仅仅拿风景来说，我对美丽的澳门实在是不胜低回！

但关闸搁在我的心头上分量更重。

据朋友说，关闸有新旧两座，现在那一座关闸是澳门葡当局在一八四九年建立的，已经是一个世纪前的东西了，比这更年代久远的关闸系由香山县所建。

据H·Bernart著的《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法》一书第六章《雏形时代的澳门商埠》所记述，一六七四年——清康熙十六年间，清廷曾在香山县与澳门连接的莲花

茎上（就是今天的关闸马路）筑了一堵高墙。这堵墙有一扇大门，门上置有岗警，每隔五天才开启一次，其余时间门禁森严地关闭着，门上还加了六道封条。

另据印光任、张汝霖所著的《澳门纪略》一书所说，这座关闸建于一五七二年——明万历二年，在一六七三年——清康熙十二年重建。两书所记建闸时间不符，但显然后者说法较为可靠，前者无疑把重修误为建闸了。

我既非考古家，也非军事家，更不是赖布衣的后人“善看风水”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对于关闸的特别重视不是为了别的，乃是由于关闸本身所引起。

——它在它的历史原因下，使它的两边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。

在澳门久了，我发现在极少数的市民之中，在心头也有这么一道关闸：一方面对那边金光万道的东升太阳睁不开眼睛，同时对另一边——他所依附着的“衣食父母”如此黑暗腐朽，感到厌恶恐惧却不敢哼一声，甚至同归于尽。

这种“人的心灵上的关闸”，也有他的历史原因呢！

在澳门我曾认识一个来自祖国大陆的年轻“难民”，他自己说他的生活“不可告人”。今年暮春，他告诉我要跨过关闸投向新生，但第二天又在松山漫步时碰见了，他垂头丧气地告诉我：“我怕，我下不了这个决心……”显然的，并不是那道关闸阻挡了他的前程，是他自己通不过心头那道“关闸”！

今春他沮丧的声音如在耳边，他美丽的女友依偎着他那个情景也如在目前，但这两个年轻人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这是悲剧，是的，请听我们的主角怎样为你诉说……。

大来轮在人们梦中悄悄启碇开香港，紧张过后的码头倏地静寂下来，不少商店的日光灯已纷纷阖上眼睛，几盏路灯在水里投下惺忪的倒影。五颜六色的灯光把客轮车叶所激乱的海水染得忽明忽暗，忽红忽绿，使一个旅客有如进入梦境。

程坤奔到船尾向码头上使劲挥手，流着眼泪喊道：“回去罢，阿芬！回去罢，阿芬！半夜三点钟啦！”

那个叫做阿芬的女孩子没有开口，一尊雕刻人像似的立在码头上，可以看得见她挥舞着一块白色的小手帕。

“阿芬……”程坤用沙哑的嗓子喊着：“回去罢！回去罢……”

旅客和船上伙计习惯于人们离别的感伤，对这个小伙子略嫌失常的举动仅仅瞅了一眼，但程坤自己却不好意思起来。最后连阿芬的影子都瞧不见了，澳门只是漆黑一片，才颓丧地跌坐在帆布椅里。两边的搭客朝他善意地笑了笑，程坤也想说些什么来掩饰他的尴尬与悲伤，同时聊聊天也可以打发旅途的寂寞。但他往左瞧，那位大胖子正在津津有味地读着他们口中的“左派报”；往右瞧，那位瘦削的中年人正在入神地翻阅着彩色绚丽的“人民画报”，

这使程坤吓了一跳：“啊，这两个都不是‘忠贞之士’呵！”

当然，程坤也不是不明白，千千万万阅读进步出版物的人们，说明了“忠贞之士”越来越孤立，同时也说明了众多的人们热爱着祖国；他身边的旅客恰巧是其中两个，于是他怅望着海。

眼望壮阔的大海，眯眼的星星，天边的眉毛月在云端里时隐时现，耳听海水呜咽如母亲的倾诉，航轮偶或发出象父亲般低沉的叹息，阿芬的千叮万嘱更是萦绕心头。这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委实受不了错综复杂的感情重压，他终于疲乏地躺在帆布椅里悄悄啜泣。

澳门并不是他的故乡，但他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八个年头，逗留的时光比故乡还长。一九四九年他的父亲把他匆匆忙忙从广州带到澳门，那年他只有十三岁，便一直没有回过山东莱阳。程坤的父亲是个国民党军队里的营长，带着这个长子东南西北到处跑，把妻子留在老家。最后，用程大齐嘶哑的说法是：“孩子啊，来了共产党，我们一家便各一方，共产党真可恨透啦！”

共产党为什么会“可恨”？程坤没见过，他似懂非懂，不大明白；……想到这儿，右边的客人善意地问他：“咳，你怎么哭啦？你到哪儿去啊？”

程坤一怔，忙说：“我去台湾。”话一出口，却慌忙补充道：“不，我去香港。”

瘦削的客人吃惊道：“小伙子，我看你样子很老实，

可千万别去那个地方，嗯，千万去不得！”

程坤却追着问道：“你去过台湾？”

客人笑着说：“咳，你真的去台湾吗？瞧你还瞒人呐！谁这样缺德叫你去？”

程坤真的不瞒他了：“我爸爸写信要我去，过几天从香港搭四川轮到基隆。”

“你爸爸在台湾干什么？”

程坤摇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但他又补充：“他本来是当营长的。”

“哦，这末说来，你们早已到澳门了。”客人揉揉鼻孔道：“可是我又想不通：那你怎么一个人在澳门，你爸爸去了台湾呢？”

“他三个月前去的。”程坤不安地答复他：“现在又要我去。他是我爸爸，我不能不去。”

客人怜悯地摇摇头，叹息道：“小伙子听我说，我们初次见面，连姓什么都不清楚；可是你要听我一句好话：台湾那地方真去不得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程坤见这个人十分良善，才敢放下心来反问：“不是有很多人去吗！”

客人咽口唾沫喝口茶，然后点燃着一支纸烟，似乎在思索。“我说，”他开口了：“说来话长哪，可是我看你年纪也不小，有二十五了吧？”

“二十二。”

“哦，长得又高又大，是北方人吧？”

“山东莱阳。”

“一口广东话。”客人笑道：“说得挺地道，你在澳门住好多年了。”

“九年。”

“九年，”客人叹息：“全家都在一起？”

“妈妈和弟弟妹妹在山东乡下。”

客人皱紧眉头，惊诧地说：“唉！那不是四分五散，天各一方吗？这又何必！”

程坤低着头说：“所以爸爸恨透了共产党。”

海风呼号着，象叹息也象愤激；客人朝程坤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你爸爸还怪共产党？”

“他恨透了！”程坤的声音几乎听不见。

“你一直跟着你爸爸吗？”

“十岁那年，”程坤道：“我爸爸从北方到广东，记得局势很坏，爸爸要把全家带出来，我妈妈不肯，他就把我一个人带在身边。”程坤忙望着海面：“我记得，军队一路拉壮丁，每天要死很多人。好惨哪。有些壮丁根本是‘瘦骨伶仃’，活埋了的也很多。就这样一路死一路拉；一路拉一路死。唉，真作孽！”他一个劲儿摇头：“还抢哩，我亲眼看见，有几个连长排长连子弹都不要，腾出地方装金银财宝。”他想了想：“有一天记不清是什么地方，四个女人赤身露体死在田里，我下马一看，嘿！做了好几晚的恶梦！”

客人忧戚地苦笑道：“你说这支队伍是共产党的

吗？”

“不，”程坤道：“是我爸爸带的兵。”

“那就是了，”客人用纸烟指指他：“我们初相识，不便谈什么党派不党派。我问你：如果你给这种军队拉了壮丁，心里想什么呢？如果你我的家庭碰到这种东西，奸淫掳掠，杀人放火，我们有什么感想呢？不错，你爸爸是带兵的营长，是打共产党的国民党军队，可是你自己亲眼目睹，这种行为象个什么？”客人笑出声来：“到头来变成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打国民党，甚至国民党都投奔共产党，掉过枪口打老蒋。我问你：你爸爸的部队是代表什么呢？该不该打倒？人心是肉长的，你这么忠厚的一个小伙子，怎么也会是非不明起来呢？”

程坤吃惊地瞅着他，怯怯地问：“请问你是做什么生意的？贵姓？”

“生意人，”客人笑道：“你以为我向你‘宣传’吗？其实我是老老实实的说话，在外面混了几十年，你瞧我满头白发，你年龄比我小一辈，我凭什么对你说假话？”接着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道：“我好管闲事，朋友们送我一个绰号，叫做‘黄菩萨’——”

“菩萨？”

客人笑道：“朋友们说我是菩萨心肠，因此叫我菩萨，其实菩萨哪会象我这么瘦的？我的名字叫做黄绍群。”

程坤也笑出声来，感到这个客人真的很热心；至于菩萨是胖是瘦，那他也不知道。他在船上刺目的灯光下细读

他的名片：

“久丰百货公司经理黄绍群，香港德辅道西……”程坤忽地问道：“黄先生，湾仔离开码头远不远啊？”

“不远不远，”黄绍群道：“你到湾仔找爸爸吗？”

“不，我找秦伯伯，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，爸爸要我去找他，他会替我办理一切到台湾的手续。”

黄绍群叹了口气，摇摇头道：“我不便说什么！一切自己小心罢。如果有空，到我店里坐坐。见了你的什么秦伯伯，不必告诉他我同你说了些什么话，这种人是很麻烦的。”

“我有机会一定来找你，”程坤道：“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，不过，不过，”他感到很难表达意见，最后说了句：“我只得听爸爸的。”

“你爸爸要你马上去！”秦惠棠眯着双老鼠眼，在乍斐道一幢半新不旧的楼宇里招待这个小辈。他上下打量，老气横秋地说：“阿坤，四年不见，我几乎认不得你了！一下船就来了吗？正好昨晚打麻雀通宵没睡，走，喝早茶去罢，行李就放这儿。”

程坤陌陌生生跟着秦惠棠出门，拘拘束束地上茶楼坐在他对面。窗外双层电车一辆辆穿梭往返，那根奇妙的辫子翘得高高地，使这个二十二岁的大孩子很感兴趣；但一想到阿芬耳边垂着的那两根小辫子，程坤心头立刻酸酸地，望着伙计手里那把雪亮的茶壶发怔。

“来碟叉烧包罢？”秦惠棠长长地打了个呵欠：“你饿啦？船上吃过东西吗？”

“还不饿。”程坤道：“郝伯伯家送的蛋糕，在船上吃了一半。”

“对啦，”秦惠棠抽烟一支接一支：“老郝还是那个样子吗？白饭都成问题，还忙着张罗黑饭？”

“他现在不抽大烟了，”程坤道：“大烟不方便，又贵，改吸白面。郝伯母整天哭。”

“这家伙！”秦惠棠要了一笼虾饺，两根指头捏了几下，便吃完一笼。然后架起条腿，觑着眼睛捏脚趾缝：

“嗯，这家伙真该死，听说有一笔‘救济流亡难胞’的款子也给他吞没了，有好几千！”

程坤摇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对啦，”秦惠棠睁开一对老鼠眼道：“老郝有一个女儿，听说长得蛮好，他要把她卖了？”

听人家提到阿芬，程坤心跳起来，慌乱地说：“那是前年的事了，郝伯母寻死觅活反对，阿芬在身上藏了把刀，说如果郝伯伯要卖掉她，她就同他一起完蛋，这才不提了。”

秦惠棠于是大笑起来，一口黄板牙，半晌阖不上嘴。

“我说阿坤，”他拿一个长辈的口吻说：“老郝本来是个有办法的人，大概年纪大一些，一点劲儿都没有了。四年前我去澳门，曾经为组织游击队的事情同他吵了一架。”他叹口气：“大家是军校同学，可是我对他失望透啦！去

年冬天台湾要你爸爸去，老实说本来还有老郝，后来是我反对才把他删掉了的。你爸爸不错，是个好样儿的！”秦惠棠朝程坤点点头：“虎父无犬子，希望你这次去能好好地学点本事，克绍箕裘，将来做一番大事！”

程坤怯怯地问：“秦伯伯，我爸爸在台湾到底干什么？要我去又为了什么？”

“这个你别问！”秦惠棠又要了笼烧麦，刚伸出两根指头，急地缩到鼻子边闻了闻，改用筷子一口气又吃光一笼，然后喝口茶，抹抹嘴道：“你后天上船到台湾，你父亲在基隆码头等你，他会告诉你，我不讲了。”

“讲一点点，伯伯，讲一点点。”程坤央求道：“自从接到信，直到现在我都想不透这个谜。”

秦惠棠朝周围瞅一眼，低声说：“吃完东西跟我回去，这里人多，不方便。”

勉强吃了两个叉烧包，程坤又跟着秦惠棠回去了。整夜赌钱，秦惠棠走路有如酒醉，东晃西扭地脚步轻轻飘飘。程坤怕他跌倒，一把扶住了他，这使秦惠棠高兴起来，含含糊糊地说：

“阿坤，你爸爸熬了这么多年，总算有了出头日，你一定有出息。”

程坤惘然地随他走。他对香港一点也不熟悉，东看看，西望望，他说些什么也没留意。他吃惊于乍斐道的人口密度同澳门简直没法比，似乎全澳门的居民都集中在这里了。他在茫茫人海里梦幻似的搜索着：想看看阿芬在不

在？但连一个相象的都没发现。

可是秦惠棠还在唠叨个没完：“阿坤，你长得这么高大，看样子有二十七八了。”

“不，秦伯伯，我只有二十二。”

“北方人嘛！”秦惠棠摸错一个门口又退回来胡乱说：“广东人长得没你高。我弄错门面，摸错门铃了。”

程坤几乎笑出来。

“这个门口没错了。”秦惠棠转到隔壁，瞅一眼门口斜七歪八的信箱：“没错了，四楼。你在前面走，我拉住你一只手。”

程坤照他的话做了。他对秦惠棠谈不上什么感情，但他父亲要他找这个“世伯”，办理“入台证”手续以及旅费什么的，阿坤于是小小心心对他。

“你刚才问我，”秦惠棠在二楼梯口说：“到台湾干什么？你想知道吗？”

“是的，秦伯伯。”

“这是秘密。”秦惠棠打着呵欠，蜗牛似的往上爬：

“你不能对旁人说。”

“不会的，秦伯伯。”

“你把耳朵凑上来，……我跟你说啦，你父亲把你介绍到一个机关里去了。”

“什么机关？”

“是——”秦惠棠长长地打了个呵欠：“是这个，哦，这个名堂我还是不说。不过可以告诉你：你快回大陆

去了！”

程坤全身震动，喜道：“可以找妈妈了！”他急问：“爸爸去不去？”

“我还不知道。”秦惠棠冷冷地说：“可是阿坤啊，要你回去可不是去玩的。——”

“那为了什么？”

“反共！”秦惠棠立在门口按门铃，扭过头来低声说：“别提这个了，——”门里突地有一个破锣似的女声在喝问道：“哪个？”

“我回来了！”秦惠棠极力使自己清醒：“兰妹，我回来了！”

门突地一阵风似的拉开，可把程坤吓了一跳。

开门的女人也吃了一惊，忙不迭把双手掩住裸露的胸脯，一扭身便向房里奔去，边跑边骂：“你这个死家伙，带客人上门也不说一声！”秦惠棠尴尬地关门，大声向房里说：

“兰妹，是个小孩子，有什么关系！”

“还小呐？”女的撇着嘴道：“几乎同你一般高啦，还小？”

“他是老程的儿子！”

“老程？”她披了件短衫走出房间，右手扣钮，左手一根指头落在程坤鼻子上，怪笑道：“哈！程大齐这只老乌龟，儿子有这么大啦！”

秦惠棠道：“你又来啦，人家第一天来做客，给他打